

創作文庫

罪惡的黑手

臧克家

真到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9268

陳氏藏書

編號...350.....

庫文作創

(四十)

罪惡的黑手

家克藏



陳克藏  
1970.6.1

117718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127718

~~1630123~~

## 目次

盤·····	一
小婢女·····	四
罪惡的黑手·····	八
亮的影子·····	二八
壯士心·····	三三
自白·····	三五
弔·····	三九
元宵·····	四二

村夜	四四
無窗室	四六
答客問	四八
民謠	五四
生命的叫喊	五六
新年	五八
都市的春天	六五
場園上的夏夜	七二

## 序

這本詩一個月前就交給了書店，本來這時就可以印好的，後來因為裏面的兩篇詩在內容上有點不合適，只好刪去一篇，另一篇換一條尾巴，而被刪的一篇那雄健的音節自己很愛，在序言中曾經特別提出過作為比『烙印』進步的證例，於今既然這樣，序言不得不重寫了。

回想『烙印』出世後的反響，使我印這第二本詩時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如果有人要問這本詩比第一本進步了多少，那真是不

容易爽口回答的，對這，自己的心也彷彿做不了尺度似的。反正又不能這樣解釋：『烙印』是幾年中作品選汰的結果，而這是最近期間成績的總合。因為讀者只知道看貨色（那是應該的），不能以時間的關係來原諒或是非難一個作品的。不過從這本詩裏可以看出我的一個傾向來：在外形上想脫開過分的拘謹漸漸向博大多雄健處走，這可以拿『罪惡的黑手』做例子，雖然這篇詩的技巧上缺陷還很多。還有『答客問』的音節自己也感到歡喜。內容方面，竭力想拋開個人的堅忍主義而向着實際着眼，但結果還是沒有擺脫得淨。



我是鄉下人，生性愛鄉村，所以寫來也還算地道，不過在這裏面的一些詩中我只畫出了一個恐怖破碎的鄉村的面孔，沒能夠指出一條出路來，許多限制使我只能這樣。另外有一些小詩算是反映了時代的苦悶，然而那是那樣薄弱！

我希望這個集子結束了我的短詩。老是這樣寫下去，自己不滿意不必提，是會辜負多數希望着我的人們的。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最近的將來就要下工夫寫長一點的敘事詩，好像敘事詩在我國還很少見，應該有人向這方面努力，老舍兄告訴我他已在開始著了。

這本詩的名字原想用『壯士心』的，後從廣田之琳的意見改成了今名，是覺得這樣好些。還有『都市的春天』也是聽從了他倆才加進去的，他們誠懇的關心着我的東西，使我非常的感激和高興。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離青前。

## 盤

刻着各色的夢，寂滅了，  
向你睜一下空虛的眼，  
像一粒無根的砂石，  
掛不住萬古的懸岸。

一個跌不死的希望，  
不倒翁似的永不怕累，

硬撐住你跌倒，跌倒

又爬起來的雙腿。

日子過得沒有騙人，

這你自己一定知道，

試試什麼壓住了心，

這麼沈又這麼牢靠。

總得抖一股勁朝前走，

像盤一座陡峭的山頭，

爬過去就是平原，

心裏無妨先存着個喜歡。

一二年。

## 小婢女

她才認識了自己，

同時也認識了命運的鐵臉，

是用了怎樣的一股力量呵，

從十萬匹馬力貪玩的吸引裏，

她嚴酷的牽回了

不滿十個年頭的心，

還有那條像株小樹的身軀，

也不讓它在遊戲中滋長；

她緊張起生命的全力，

給白天，黑夜，一刻一刻的時間

深鑄上辛苦的殷勤。

她真聰慧，

甚至聰慧得有點可憐了，

點化快樂的一雙天真的眼睛，

現在却專用來測人的眉頭了，

輕雲樣飄忽的孩子的笑，

淋漓無常的孩子的眼淚，  
都不能從她腮邊，眼中，  
放情的舒捲與點滴了，  
因為她什麼都懂透了：  
生活的意義，  
賣身契上她的名字。  
默默老掛在她嘴角上，  
不，又將抱怨那個呢？  
上帝造成了人，



該是一種可以感謝的恩德吧？

媽媽的心更是慈悲的，

生了她，於今又活了她，

她自己呢？情願被咀嚼在

萬里外故鄉災荒的大口裏。

這小生命將活得很長很長，

好用一顆連記憶上

也尋不到一點快活的心，

去測人生最深的悲哀。

一九三三年夏

## 罪惡的黑手

### 一

在這都市的道旁，

劃出一塊大的空場，

在這空場的中心，

正在建一座大的教堂。

交橫的木架比蛛網還密，

像用骷髏架起的天梯，

一萬隻手，幾千顆心靈，

從白到黑在上面搏動。

這稱起是壓倒全市的一件神工，

無妨用想像先給它繪個圖形：

『四面高牆隔絕了人間的罪惡，

裏邊的空氣是一片靜寞，

一根草，一株樹，甚至樹上的鳥，  
只是生在聖地裏也覺到驕傲。

大門頂上橫一面偉大的十字架，

街上過路的人都走在它底下，

耶穌的聖像高高在千尺之上，

看來是怎樣的偉大，慈祥！

他立在上帝與人世中間，

用無聲的話傳達主的教言：

「奴隸們，什麼都應該忍受，

餓死了也要低着頭，

誰給你的左腮貼上耳光，

頂好連右腮也給送上，

忍辱原是最高的美德，

連心上也不許存一絲反抗！

人間的是非肉眼那能看清？

死過之後主自有公平的判定。」

早晨的太陽先掠過這聖像，  
從貴人的高樓再落到窮漢的屋上，  
黃昏後，這四周嚴肅得叫人害怕，  
神堂的影子像個魔鬼倒在地下。

早晨的鐘聲像個神咒，

（這鐘聲不同別處的鐘聲。）

牽來了一羣雜色人等，

男女牧士們走在前面，  
黑色的頭巾佩着長衫，  
微風吹着頭巾飄蕩，  
彷彿罪惡在光天之下飛揚。

後面逐着些漂亮男子，  
肥白的臉皮上掛着油絲，  
脚步輕趨着，低聲交語，  
用心做了一臉肅穆。

還有一隊女人綴在後邊，  
脂粉的香氣散滿了庭院，  
一個用長臂挽着別個，  
像一個花圈套一個花圈。

陽光像是主的愛，照着這羣人，  
也照着他們脚下的石階，  
鐘聲一陣暴雨的急響，  
送他們進了神聖的教堂。



中間有的是剛放下了屠刀，

手上還留着血的腥臭；

有的是因為失掉了愛情，

來到這兒求些安寧；

有的在現世享福還嫌不夠，

為來世的榮華到此苦修；

有的是宇宙傷了他多情的心，

來對着耶穌慰藉心神；

有的用過來眼看破了人生，

來求心上剎那的真誠；

有的不是來爲了求恕，

不過爲追逐一個少女。

雖是這些心的顏色全然異樣，

然而他們統統跪下了，朝着上方。

牧士登在台上像威權臨着這羣衆，

用靈巧的嘴，

用靈巧的手勢，

講着教義像講着真理。

他叫人好好管束自己，

不要叫心做了叛逆，

他怕這空說沒有力量，

又引了成套懲勸的舊例。

每次飯碗還沒觸着口，

感謝的歌聲先顫在咽喉，

晚上每在上床之前，

先用祈禱來做個檢點，

這功課在各人心上刻了板，

他們做來却無限新鮮。』

## 二

然而這一切，一切未來的繁華，

與臉前這一羣工人無干，

他們在一條辛苦的鐵鞭下，

只忙着去趕契約上的期間。

有的在幾千尺之上投下隻黑影，

冒着可怕的一低頭的暈眩，

石灰的白霧迷了人形，

泥巴給人塗一身黑點，

鐵錘下的火花像彗星向人掃射，

風挾着木屑直往鼻眼裏攢。

這裏終天奏着狂暴的音樂：

人聲的叫喊，軋軋的起重機，  
你聽，這是多麼高亢的歌！

大鋸在木樁上奏着提琴，

節奏的鐵砧扣着拍子，

這羣工人在這極度的狂樂裏，

活動着，手應着心，也極度的興奮。

有的把巧思運入一方石條的花紋，

有的持一塊木片仔細的端詳，

有的把手底的磚塊飛上半空，

有的用罪惡的黑手捏成耶穌慈悲的模樣。

這羣人從早晨背起太陽，

一天的汗雨洩盡了力量；

平地上，一萬幕燈火閃着黃昏，

燈光下喘息着累倒了的心。

他們用土語放浪的調笑，

雜一些低級的詼諧來解疲勞，

各人口中抽一縷長烟，

煙絲中雜着深味的鄉談，

那是家鄉場園上用消夏夜的，

永不嫌俗，一遍兩遍，不怕一萬遍，

於今在都市中他們也談起來了，

談起也想起了各人的家園。

他們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要蓋這教堂，

却驚歎外洋人真是有錢，



同時也覺得說不出的感激，

有了這建築他們才有了飯碗。

（雖然不像是爲了吃飯才工作，

倒是像爲了工作才吃飯。）

這大建築把這大衆從天邊拉在一起，

陌生的全變成親熱的兄弟，

白天忙碌緊據在各人的心中，

沒有閒暇去做思鄉的夢，

黑夜的沈睡如同快活的死，

早晨醒來個奴隸的身子。

是什麼造化，誰作的主，

生下他們來爲了吃苦？

太陽的烤炙，風雨的浸淋，

鐵色的身上生起片片的黑雲，

機器的凶獮，鐵石的壓軋，

誰的體軀是金鋼鑄成？

室家的累贅，病魔的侵襲，

苦澀中模糊了無色的四季，  
一陣頭暈，或一點不小心，  
墜下半空成一攤肉泥，  
這真算不了什麼希奇，  
生死文書上勾去個名字；  
然而他們什麼都不抱怨，  
只希望這工程的日期延長到無限。

不過天下的事誰敢保定準？

今日的叛逆也許是昨日的忠心，

誰料定大海上那刹起風暴？

萬年的古井也說不定會湧起波濤！

等這羣罪人餓瞎了眼睛，

認不出上帝也認不清真理，

狂烈的叫囂如同沸水，

像地獄裏奔出來一羣魔鬼，

用蠻橫的手撕碎了萬年的積卷，

來一個無理性的反叛！

那時，這教堂會變成他們的食堂或是臥室，

他們創造了它終於爲了自己，

那時這兒也有歌聲，

不是神祕，不是耶穌的贊頌，

那是一種狂暴的嘻囔，

太陽落到了罪人的頭上。

九月五日全夜寫強半，六日完成。

二二二年於青島。

## 亮的影子

爬樓梯似在殘冰上試探着邁步，

地板也像要逐步傾陷，

在這樣旅舍的兩頁木板上，

每天晚上我大睜着寂寞的雙眼。

間壁是一張沙漠的白紙，

不亮的燈光在上面開出個亮的影子。

是那麼靈動，却全不自覺，

像一隻神鳥無心的飄過銀河。

靈動的是那神秘的鬢影，

飄飄地，彷彿飄飄地要將人飛騰。

那矯撓的髮辮，一條生力的鞭，

鞭破了這客夜的寂寞，寂寞的我的心境。

有時它也會定住，有意讓我細細端詳，

端詳那轉動的眼輪，腮邊的笑蕊，

嘴角上跳動的天真，那靜裏的美。

我也聽熟了，在深更裏，

不穩的地板上那一串脚步的顫動，

接着，簇簇的影子來紙上翻騰，

那戲弄的情態醜得人睜不開眼，

我聽到人家的調笑，她無知的打預。

過一刻，她的鼾聲從我耳中響動，

這鼾聲響出了她心的潔白，

這時，笑浪隨著她落了潮，

剩一個婦人滴打的語絲，

像寒漏支持著這殘更。



每晚，用變幻的姿態

這影子逗著我的眼睛，

我能夠合起眼皮

用心給它剪一副有聲的影。

今天晚上，夜絲絲的長了，

今天的夜也格外寂聊，

地板再不把一串聲響打動我的傾聽，

燈光給白紙留下了個老重的孤影，

深垂著頭，只雙手在微動，

我聽到了聲聲斷續的叮咚，

這不是悽咽的寒漏，是金聲。

我看它眼裏滴一條黑綫，

我還聽到叮咚掩不住的長歎。

一二年歲暮。

## 壯士心

江菴的夜和着青燈殘了，  
壯士的夢正燦爛的開花，  
枕着一卷兵書一支劍，  
燈光開出了一頭白髮。

突然睜大了眼睛，戰鼓在催他，  
(深殿裏木魚一聲又一聲)

跨出門來，星斗恰是當年，  
鐵衣上響着塞北的朔風。

前面分明是萬馬奔騰，

他舉起劍來嘶喊了一聲，

從此不見壯士歸來，

門前的江潮夜夜澎湃。

一三三一年一月十一日於青島

## 自白

我是平凡，心永遠在泥土裏開花，  
再不去做那些荒唐的夢，

這世紀，魔鬼撕破了真理的面孔，  
還給它捏造了無數的詭名，

思想，一條透明的南針，  
永不回頭，我朝着前進，  
像一隻大鵬掠過了蒼空，

翅膀下透出來一串響聲。

百鍊的鋼條鑄成了我的骨頭，  
那麼堅韌，又那麼多的鋒稜，  
不受生活的賄賂去爲它低頭，  
喧嚷的大河是我的生命。

你相信風能撼搖鐵的樹頭，  
可是你更得相信我這個心！

（血肉可以給刀刃剝成爛泥，  
然而骨子永遠是我的！）

在這一片撒謊的日子裏，  
我給人間保留一絲天真，  
我是熱情，要用一勺沸水  
去澆開宇宙的堅冰。

恐怖就讓是六月的淫雨，  
我却能估得透它的壽命，  
並不膽怯，你看臉前那一人影，

（無數的心在我的心上跳動）  
我將提起喉嚨高歌正義，

不做畫眉願做隻天鷄。

二三年一月二四日



## 弔

像枯木的寒影，這凋零的一排，

你更給凋零擴大了空隙，

愜意的過去最怕上心來，

然而今夜，你叫我如何關緊記憶？

剝開守歲的心的年輪，

（你的和我的那青的一段）

一圈展不盡的笑紋——

罩上了一層永久的黯淡。

家人從今沒了新歲，

蒙頭睡過這元旦的早晨，

用一串最忌諱的眼淚，

滴穿了一萬重迎心的歡欣。

黃河岸上，遙遙地

三千里外的天涯，

縱使生死不是異路，

一個沒頭鬼怕也難還家！

二十三年舊曆元旦於故鄉。

## 元宵

天上一個好月亮，

沒有風，什麼都很平靜，

家家門前的燈光

也亮得很穩，

徹夜的爆竹，把無數的歡心

開花到天上。

今夜，遙想枯瘠的鄉村，

多少兒童

手把住大門，

望穿了一條黑巷，

大人合起感傷的眼睛，

一片榮華在臉前浮蕩。

一三二三年元宵後數日於青島

## 村夜

太陽剛落，

大人用恐怖的故事

把孩子關進了被窩，

（那個小心正夢想着

外面朦朧的樹影

和無邊的明月）

再撚小了燈，

強撐住萬斤的眼皮，

把心和耳朵連起，

機警的聽狗的動靜。

一三三年三月二一日於相州

## 無窗室

搬下來了，我搬下來了，  
從那座摩天的石頭樓上，  
像一隻黃鸝蹬開了喬木，  
一頭棲下了萬丈的幽谷。

在樓頭，我的心晒不上太陽，  
望望海濤，我拍一下窒塞的胸膛，



我身邊死釘着一個鬼影，  
白天黑夜一點也不放鬆。

我閉上了這一扇門扉，  
四壁一齊洩下了光輝，  
一隻黑手摺煞了世界，  
在這裏邊我呼吸着自在。

一三三年三月二二日於相州。

## 答客問

我才從鄉村裏來，

這用不到我說一句話，

你只須望一望我的臉，

或向着我的衣襟嗅一下。

我很地道的知道那裏的一切，

什麼都知道，

像一個小孩子知道母親一樣，

他清楚她身上的那根汗毛長。

你要問什麼？

問清明時節紛紛細雨中

長堤上那一行煙柳的濛濛？

還是夕陽下，春風裏，

女頰映着桃花紅？

問炎夏山澗沁出的清涼，

黃昏朦朧中蝙蝠傍着古寺飛翔？

還問什麼？

問秋山的秀，

秋風裏秋雲的舒捲，

無邊大野上殘照的蒼涼？

我知道你要問冬夜裏那八遍鷄聲，

一個老嫗搖着紡車守一盞昏黃的小燈。

你要問這，這我全熟習，

可是我要告訴你的另外的有些事。

你聽了不要驚惶，也無須歎氣，

那顯得你是多麼無知。

我告訴你，鄉村的莊稼人

現在正緊緊腰帶挨着春深，

他們並不會放鬆自家，

風裏雨裏把身子埋在坡下，

他們仍然撒種子到大地裏，

可是已不似往常撒種也撒下希望，

單就叱牛的聲音，

你就可以聽出一個無勁的心！

他們工作，不再是唱嘔嘔的高興，

解疲勞的煙縷上也冒不出輕鬆，

這可怪不得他們，一條身子逐着日月轉，

到頭來，三條腸子空着一條半！

八十老嫗口中的故事，

已不是古代的英雄而是他們自己，

她說親眼見過長毛作反，

可是這樣的年頭真頭一回見！

憑着五穀換不出錢來，

不是鬧兵就是鬧水災，

太陽一落就來了心驚，  
頭側在枕上直聽到五更，  
飢荒像一陣暴烈的雨滴，  
打得人心抬不起頭來，  
頭頂的天空一樣是發青，  
然而鄉村却失掉了平靜。

一三三年三月二二日於相州

## 民謠

剛才我從街頭過，

聽到一羣村兒唱歌，

他們用手指着太陽，

腳踩着地，齊聲高唱。

提到這支歌真叫人心驚，

曾使得一個暴君投身火坑，



今天它來得真也奇怪，  
今天是一個什麼世界？

一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於相州

## 生命的叫喊

高上去又跌下來，

這叫賣的呼聲——

一支音標，沈浮着，

在測量這無底的五更。

深閨無眠的心，將把這

做成詩意的幽韻？

不，這是生命的叫喊，  
一聲一口血，喊碎了這夜心。

一三三年四月五日於相州

## 新年

真不容易，辛苦了三百六十天，

才熬到一個新年；

然而有了這一天，

三百六十日的辛苦全釀成了甘甜！

無分窮富，通把頂吉祥的話

寫上了大紅的迎春的新聯，

古樸的山村，聯文多顛倒了上下，

那關什麼，新年怎麼辦都是吉祥，

爲圖吉利『有』字都是倒轉，

牛欄豬柵也貼滿了吉慶的字樣，

忙年的人連起了日夜，

男女雜在一起，忙在手上，

口裏的故事講得却那麼安閒，

老女人用最虔敬的心祈禱上天，

祈禱一件一件，

聲音低微得只有上天才可以聽見。

把年夜起身的方向，

開口的第一句話，

先牢牢的記好，

再把應該迴避的弄個停當，

用草紙擦一下孩子的嘴，

再對神稟告：

小孩子無知的話權當是屁響。

夜來的爆竹從每個人心上響起，

（這時百神一齊下界，

沒有一個心不是嚴肅！

震散了一切的晦氣，

迎來了一個元旦的旭日。

拜年的人們結成了隊伍，

一隊一隊隨處裏發現，

剛從新裝裏辨出了人面，

老遠送過來一聲祝福，

深閨裏的嬌娃今天也把臉露給春風，

幾世的仇敵也用了笑臉相迎，

街上，糖球桿子插成了樹行，

孩子們包圍成一條胡同，

賭博場中上下着一列頭顱，

錢像水滴，桌面上一片響聲。

是那個先聖訂下了一些忌諱，

勤苦的人在這天也不敢做營生，

每個人心像一支漏，

遲遲的滴打着快意的安閒，

從多少世紀就這麼下來，



一年的辛苦報答這一天。

今年的年頭百事反常，

新年全沒了往昔的景象，

雖是還用著古老的形式，

形式內剝盡了甘甜的釀！

老女人的祝辭上全沒了信

小孩子的手頭再不是那樣大方，

大人們低着頭哼一聲就算是祝福，

接着是一聲悠長的嗟歎！

是什麼抓去了天下的人心？

看！大家用一臉愁對着元旦。

一三三年四月十日於相州

## 都市的春天

一隻風箏縊死在電桿梢，

一個春的幌子在半空招搖，

這裏沒有一條紅，一條綠，

做一道清線記春的來去。

東風在臭水上揚起了波瀾，

窮孩子在裏邊戲弄着春天，

徧體不綴一點布塊，

從天上掉下來一身自在。

工人們摔掉了開花的棉襖，

陽光攢入了鐵的胸膛，

他們有力的伸一伸雙臂，

全體的生機順着風長。

高樓上的人應該更懶，

一個夢遠到天邊：

深巷裏一聲賣花，

一雙蝴蝶飛過了南園。

一三三  
年四月二八日

## 場園上的夏夜

我永不忘記太平年代的夏晚，

夏晚鄉村裏那戀人的場園。

蝙蝠翅膀下閃出了黃昏，

蛛網上斜掛著一眼熱悶，

推開飯碗，擦一把臭汗，

大人孩子提一領蓑衣跑去了場園。

場園上沒有不快的牆垣，

風從禾稼聲中吹來，全無遮攔，

像四面的清流洩下了山巖，

各人揀好一塊地方，

坐臥那全憑自己的心願，

先來後到的一陣亂打招呼，

（從脚步上認，全用不到看臉）

時候到了最後的一人，

一輪滿月正掛在東天。

樹影在這羣人身上亂掃，

掃淨了一切，只一縷看不見的香煙，

氤氳在人和人中間。

大人的臉對著天空，

心裏念著一些星名，

他們用星決定未來，

銀河絃上繫著命運，

一顆彗星偶然掃過，

給他們添了一份擔心！

小孩子強支住恐怕，閉著眼，



（黑影裏沒法看那張臉！）

用拔不出來的耳朵聽紅毛的鬼怪

從大人人口裏慢慢的跳出來，

直等到媽媽隔牆遙呼，

（呼聲裏帶着親愛的罵辭）

纔哀求大人送他們家去，

眼縫裏閃來了遠處的鬼火，

拚命的掣緊大人的衣角，

夜裏來一場心跳的夢，

一個紅毛鬼打一個燈籠。

夜在場園上飛，人却不知覺，

不知覺的淡盡了天上的星月，

陽光攢開了隔夜的眼睛，

爬起來，只覺得一身露重。

二三年七月五日。

村夜恐怖不敢眠，  
對悶熱的燈火成此。

傅東華主編

創作文庫

(四十)

# 罪惡的黑手

平裝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家	克	滅	者	著
店	書	活	者	行
路	州	福	者	發
所	刷	印	者	印
		活		
		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四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十一號

生活書店

出版  
文藝書理  
論

# 創作的準備

(青年自學叢書) 茅盾著 二角五分

這本書，是貢獻給一切有志於文學寫作的自學青年的。作者把他的豐富的寫作經驗，告訴我們，使我們知道在創作之前，應做些怎樣的準備工作。內分(一)學習與摹仿，(二)基本練習，(三)搜集材料，(四)關於人物，(五)從「人物」到「環境」，(六)寫大綱，(七)自己檢查自己，(八)幾個疑問等。句句都是經驗之談。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青年自學叢書) 沈起予著 三角版

文學與生活 (青年自學叢書) 胡風著 三角版

文藝思潮小史 (青年自學叢書) 徐懋庸著 三角

文學百題 傅東華編 三角 一元五角

我與文學 傅東華編 三角 六角

文學問答集 征農作 五角

## 給初學寫作的作者的一封信

蘇聯·文學顧問會編 張仲實譯 三角

本書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團發青年作家應如何修養的問題。文字平實淺顯，譯筆忠實流暢。不但有志於文學事業者應當讀之，即有志於一般學術工作者，為把握寫作技術，也應該手執一冊。

總經售

生活書店

张  
志  
鸥  
所  
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9268

活生

80.25

~~1030122~~